

中国近现代武侠
小说典藏大系

第一辑

还珠楼主 著

云海争奇记

第三册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中国近现代武侠
小说典藏大系

第一辑

云海争奇记

还珠楼主 著

第三册



河南人民出版社

目 录

第一三回	志苦情真 长路遄征急友难 言甘币重 假名拜寿肆凶谋	593
第一四回	危崖夜灯红 失路无心遭巨寇 荒山凉月白 穷途遇救见高人	628
第一五回	黑摩勒三探女丐村 老少年两试劈空掌	689
第一六回	闲窥秘隐 无意得仙兵 假作痴呆 有心擒巨寇	805
第一七回	石洞获藏珍 夜月荒村寻侠女 酒楼逢刺客 平林古渡戮神奸	838
第一八回	啸侣命俦 众佳侠山中赴会 奇能绝技 诸异丐台上施威	869

第一三回 志苦情真 长路遄征急友难 言甘币重 假名拜寿肆凶谋

一会儿陈业赶到，祝三立怪他不该在崖下唤人，给自己惹事，虽说不怕，到底花家知道以后，要多费好些心思对付，又想将一娘母女拉在一起，敌忾同仇，所以见时故作不理，吃完自去。

后来阿婷冒雨往追陈业，三立由别处走回，和一娘商议前事。说起广帮丐头金龟神蔡海金爱徒越境欺人，在西湖灵隐扰闹，犯了帮规，打伤当地丐头，吃上天竺侠丐邢飞鼠赶往擒去，当众拷打，背上刺字钉封送回。蔡海金当时暴怒，便要亲身率众报仇。恰值义子天台恶丐火赤练杨开泰拜寿新来，闻说此事，给出主意，说：“丐仙吕瑄现在湖亭卖卜，邢飞鼠与他门下颇多交往，此去恐难占得上风。女铁丐花四姑现居金华北山，不如给她一个全面，借地讲理。丐仙和她相识，有老面子，必不好意思上门欺人。就被邢飞鼠苦求了去，花四姑只肯受我们这份重礼，就不得敌，也必想法袒护，有胜无败，还显我们知礼能让，并联上一个好帮手，岂非绝妙？”蔡海金立赞好计，依言行事。

花四姑人极好胜，先颇高兴，继而想到邢飞鼠颇有义名，不是蔡敌。丐仙定被请来，不允借地，面上无光。如允，丐仙无人能敌，一遭挫败，盛名全失。想了想，只有老友金眼神狷查洪是个高手，以前

为防祝三立近居肘腋，万一生事扫脸，想约他来。无如此人是年轻时情侣，脾气古怪，为娶自己未成，独身到老。每见时，仍和少年一样，喜欢风言风语，当着外人，不好看相，因此搁下。如今寻他，正好两便，随令苗成、苗秀带了重礼将查洪请来，静待时至应付。三立却知丐仙吕瑄自从二次出山以后，日以积修外功为务，不再过问闲事。邢飞鼠前往相求，至多派两门下能手出场，不会亲到，未必能制得住查洪。自己和查洪也是半斤八两，何况蔡海金、杨开泰都是徒党甚众，定有能手同来。查洪为人只是刚愎古怪，不似花家姑侄为恶多端。趁着还有半年工夫，最好先把此人去掉。知道查洪一生受有两大人恩，立誓生前必报。无如这两人本领高强，一个还远在他以上，又都富裕安乐，苦无报恩之机，至今耿耿，引为恨事。无论天大的事，有此二人一纸一言无不立解。内中一个，便是隐居四明山的南明老人。惜乎此老丧子以后久不问事，去了白去。还有一个，远居湖北黄冈，姓莫名全，水功最好，外号老龙神，最喜救人之急，不问生熟，只求到他，无不勉为其难，彼此还有交情，求他比较容易，不过行踪无定，难于定准，便令一娘告知陈业，先往湖北黄冈。如寻不到莫全，最后再想法子，或是明见南明老人借他竹牌一用。查洪对南明老人又是感恩又是佩服，竹牌一到，无不惟命是从。

陈业一听求人相助还须前往黄冈，都是远水不救近火。惟恐钱复失陷日久，夜长梦多，甚是忧虑。一娘母女却说此中别有原因，非此不可。至于钱复，因花家老丐婆生平说一句算一句，她既答应不伤他命，任怎忤逆也不妨事，至多受点闲气，无什关碍，否则，除非等他父亲回来，登门负荆，别无法想。钱应泰也是成名多年人物，怎能在老丐婆前丢此大人？彼时事情闹大，反多不妙。仍照前议，方为上策，陈业只得允了。商定以后，阿婷便在中间备好竹床被褥，令其安歇。

次日一早，雨又下大了。阿婷先起，去备点心。陈业想了一夜心

事，入梦不久便听脚步声惊醒，见阿婷忙着和面，正待爬起，阿婷笑道：“你忙什么？阿娘和我谈了一夜，刚睡不多会。你要起来扒东弄西，把娘吵醒么？我知你昨夜也未睡好，反正你总要寻着那姓马的小鬼，到天目山钱家走一趟。现正下雨，午后或能起身，怎么晏起也来得及。好好再睡上两个时辰，点心做好，阿娘起来，我自会喊你。我这人最是强横，说怎么办就怎么办，不听我话，比什么都难过。”陈业虽然心正无邪，不敢稍涉遐想，已早为她柔情所醉，闻言方答：“阿姊一人受累，这样怎么对得过？”阿婷把脸一板，径持面盆往里便走。陈业忙即卧倒，连喊：“阿姊少停，我不起来，再睡一歇就是。”阿婷回眸微嗔道：“不听好话，什人理你？”说罢自去。陈业仍盼她回，等了片刻，也自迷糊入睡。嗣听耳旁一娘说话之声，二次惊醒一看，桌上冷盘杯箸已然摆好，地下湿阴阴的，阿婷正就烘炉上将新烤干的湿衣取下折叠，窗外春雨依然未住，看神气似在等他起来吃饭，知时不早，赶即起身。阿婷打来面汤漱口，笑道：“你还睡不睡呢？可知现在什辰光么？天都近午，把两顿并一顿吃了上路吧。”一娘见陈业面有愧色，笑道：“你们年轻人都是这样，也能熬也能睡。阿婷做好点心，见你未醒，也是倒床便着。我见你两个都睡得香，也没有喊。今日下雨，路不好走，阿婷快去端饭，陈贤侄还要回天目山去呢。”当下由阿婷取下热饭点心，三人一同吃完。

陈业要将借衣换下，一娘母女俱说：“无须，我家也无人穿。将来由你代衣主人办他未完之事，这兆头很好，就送你穿吧。”陈业看出一娘母女语重心长，不便推辞，只得称谢领受。一娘料他盘川不多，又取出一百两银子与他作路费。陈业已知一娘母女与花家世仇大恨，以卖点心隐迹，暗中伺机复仇。虽然日浅，双方情如一家，成了一条跳板上人，便不再推谢，径直收下。阿婷方说：“你放大方些多好！老是这样，我就不会再怪你了。”一娘又命二人叙过年庚。陈业幼遭孤露，

颠沛流浪，备受世人白眼欺凌，几时受过这等真诚关爱？心感一娘母女高义深情，欲拜一娘为义母。一娘等他叩完了头起立，才笑说道：“你的人品性情俱是上选，只是本领差点，日后还要深造。我幼得师门心法，论起功力，虽比不上祝三叔，比你义父似胜一筹。阿婷原是我世侄女，因认义母，便不大爱用功。与其拜我为母，不如拜我为师还实惠得多。不过学艺须待一年以后，你算是我的徒弟吧。”陈业不肯，仍随阿婷口称“阿娘”，一娘只得罢了。这一来双方情分更深。阿婷说：“阿哥本领平常，此去黄冈长途千里，不大放心。”要一娘取出本门信旗带在身旁，以防万一。一娘笑看了阿婷一眼，随上竹楼，取了一面上刻双龙首、三寸大小的三角铜旗交与陈业，正色叮咛：“因为日浅事逼，我母女身世来历你还一点不知。此我先师遗留下的双龙铜旗，当年威镇湘、川一带，几乎无人不知。至今人虽死去，老交情尚在，此去途中万一有人为难，你先照本门暗号报一‘关’字。对方如知底细，索取此旗观看，方可取出，立有照应。否则便是新出道的无知一辈，凭你也可应付了。长江路上，是成名的人物，敢说没有不另眼相看的。先师本领虽高，总以恩义服人，仇敌只有花家。但她党羽都在江浙一带。尤其我师弟父子被害以后，动了长江路上公愤，花家徒党益发绝迹。即或就有因事去的，也装作常人往来，不敢稍微滋事。对方如问你来历，你答以‘龙祖徒孙，现奉大师伯之命，有事川、鄂，来时奉命谨秘，余者不能奉告’，便可过去。千万随身密藏，不可遗失。将来见你义父陈松，不奉我命，也不可告以昨晚今朝之事。”母女二人亲送出门。

一娘所居僻在村后，午后恰是清静。陈业行至拐角，回顾阿婷尚在眺望，追忆一日夜间遭遇，宛如梦境，尤其阿婷款款深情，令人没齿难忘，方觉心神欲飞，又想起身世孤寒，自惭形秽，不禁爽然若失，一路胡思乱想，不觉走出村外。继想救人要紧，况还关着一娘母女，且先办正事要紧，忙把杂念屏除，飞步往金华江边跑去。到了原住客

店一问，说马琨昨日并未回转。陈业知他所寻的人姓章名文豹，乃钱应泰生平好友，现在府衙后街。忙即渡江赶往一问，才知章文豹山东访友未归，已有三月；马琨昨晚先来未遇，今早又来留话，说自己昨晚住店，无人肯留，现已回家，陈业如若寻到，烦其告知。

陈业知马琨为人刁狡，惯于卸责委过，必是昨日在村中吃了祝三立的亏，又见自己夜雨未归，疑心失陷花家；客店又不容他居住，知道花家势力厉害，不敢再在金华停留。如其先回天目，保不向母姨设辞乱说，一听才走两个时辰，估量或可追上，重又渡江往回飞跑，行近天目山口居然赶上。

马琨原料他十九失陷，恐再留下去也被波及，意欲到家向母说明，打听世交前辈还有什别的能人可求，再打主意；忽见陈业追来，仗着老脸，又在章家留话，反怪陈业何事昨晚不归，害他担惊一夜。陈业知道问他也是支吾，假说：“我昨晚夜雨探敌，见花家防范周密，狗又乱咬，恐被觉察，未敢久停，归途大雨，勉强出山，冻饿交加，不能再走，只得向一富绅家中投宿，因谈投机，还承借了一身衣服。今早去至章家，听你寻人未遇，忽想起义父有一至好可以求助。虽然离此甚远，但我昨晚已探出花家相待还不甚坏，日久决可无事。为此追来与你商量，最好仍照前议，以在西湖从师为由，先把二位伯母稳住。到家取了行李衣物，各自分途寻人相救，你看如何？”

马琨因陈业所寻父执从未听说，又不肯说出姓名去向，心中生疑，便说：“章伯父出游未归，无人可寻。一人计短，二人计长，最好不要分开，我跟你同行好了。”陈业不善诳语，只得说：“所寻老前辈性情怪僻，不见生人。我去还可得见，有你同行，必致连我同拒。况且所居远隔千里，事又难定，有你在此，就便探查对方踪迹，异日下手也方便些。”马琨料他有诈，执意不允。力说：“我别无法想，我同去，不过暗中给你划策，并不露面，有何妨碍？”陈业只得瞒起祝三立和

一娘母女一节，把遇见异人指点，吩咐一人前往湖北武昌约人之事说出。马琨重又百计探询异人姓名，陈业矢口不吐。马琨料定陈业藏私，也不再问，仍要同行。陈业无奈允了。二人同返天目，由马琨向母姨编了些假话，推说同在西湖深山之中从师习武，讨些银两上路，加急前赶。途中并未生事，那三角铜旗也未用过，便到了湖北黄冈。陈业路上听人谈起老龙神莫全本月七旬整寿，正在家中。寿期恰是后日，再妙不过。只照一娘所教的话见面一求，必能应允。心中自是高兴，便和马琨先寻了一个住所，备下一份礼物，准备明早前往求见。

马琨沿途暗查陈业说话神情，仿佛胸有成竹，随身银钱也颇富足，知他素来钱紧，那晚必有奇遇，好生嫉妒，暗忖：自己和钱复世交至戚，又同拜盟结义，卖艺也是自己发动，生出事来却是他一人承当。照理应由己手救出才有光辉，显得义气，如由陈业营救出险，异日相见岂不难堪？可恨这厮全无义气，一味藏私，不特人名不肯明说，已然同来，所求的人仍不令见，总想抛却自己，由他一人居功。越想越恨，表面不说，心中暗打主意。陈业仍自未觉。

到了次日，陈业备礼去后，马琨因已答应陈业不一同去，独坐店房，正打不起主意，忽见外面进来一伙人，后面搭进不少礼物。为首一个生得猿臂鸢肩，貌相英俊，一望而知是个来与莫全拜寿的江湖健者。马琨闲立房前，正与来人对面，互相对看了一眼，来人便往里院走进。隔不多时，店伙来说：“后进客人请往一谈。”马琨知是适才到的人，心中奇怪，便问店伙：“那客人素昧平生，何事相请？”店伙答说：“那客人也是千里赶来向莫家拜寿的。因听我说起马客人是莫家好友，因朋带友，都不是外人，故此请往见面。”马琨闻言，私心大动，也没仔细思索，立即允诺，随了店伙去到后院，果是适见那人，已在门前迎候。二人见面叙礼，进房落座。那人自称姓邱名义，人甚豪快。

两下谈得甚是投机，渐渐谈到莫家拜寿之事。马琨毕竟初涉江湖，

又好虚面，竟说：“先辈和莫全事世交至好，只在小时见过。今奉师父神拳祖师钱应泰之命，同了师弟陈业前来拜寿。因为途中耽搁，恐误了日期，连走了两天一夜不曾歇息，疲困已极。适才已令陈业先往送礼，稍微歇息，明早再当亲往。”邱义随说：“莫老人这次七旬大庆，又值上月添两重孙，故甚高兴。各省亲朋和平日慕名的，不远千里而来，多已早到。今日正是暖寿预祝，怎好不去？马兄左右无事，何不同往走遭？”马琨吃他一挤，无辞推托，又想师父与莫全就不认得，也应彼此知名仰望。照邱义说，好些慕名前来的，都一样接待，凭自己岂能受陈业挟制？何不假作代师祝寿，前往开个眼界？只礼物还得现备。邱义已然探知底细，不俟马琨开口，迎头先说：“马兄千里远来，礼物适才已由陈兄送去，未曾同往。莫家客多，来客多是礼到时挂号，派人接待，忙乱中决无暇查看礼簿，反道空手而来，似乎不宜空手前往。小弟带有礼物甚多，不妨联在一起。”

马琨私心自用，哪知邱义别有机诈！闻言口里虽然连说：“太不好意思，万无此理！”心里已先愿意。邱义不等再推，便说：“四海之内皆是兄弟，何况都是自家人。小弟生平爱友如命，性情直爽，这一点算得什么？再说小弟备礼也颇不薄，马兄客边礼已送去，再与小弟同送，多了不值，少了相形之下似乎不妥。你我一见如故，相交日长，如为些须钱物计较，算什朋友？马兄还是大量一点的好。”马琨并没听出邱义语带讥嘲，反当是热心交友，再不依从转显小气，便笑答道：“邱兄盛意殷勤，令人可感。既承知己，小弟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邱义笑道：“这便才是交朋友的道理。以后患难相共，彼此不分，哪还计较这点？”说罢，随令店伙打洗脸水，请马琨回房更衣，即时同行。又与马琨重叙年庚，改称“老弟”，自居老大哥。说要招呼从人料理礼物，并未回看。等马琨忙着更衣回来，见那礼物共是八色，十分隆厚，已由随来四壮汉抬好，越发高兴，自觉也有旁遇，交上这样江湖豪侠之

上，暗中得意非常。欲使陈业事后失惊，还他几句冷语，以消路上闷气。去已好一会，惟恐归来撞上，反促速行。邱义问道：“老弟与莫家世交，名帖备好了么？”

马琨脸上一红，答说：“小弟恐大哥久等荒疏，还忘备了呢。大哥怎衣服也未更换？”邱义笑道：“愚兄有名的随便，不拘小节，生平最厌长袍短褂，莫老头素知。如换别人，也不值我亲自登门。我就这样前去，老弟礼帖，因你不知所送何物，我已代为准备了。”马琨索看，邱义说：“只是‘谨具寿仪八色，奉申祝敬’，愚兄年长，忝居头名，下款却是‘世愚侄顿首拜’。照例文章，有什看头？老弟莫家情形不熟，恐难摸头，账房里还有熟人，须叙阔别。到时由我亲自押礼投帖，你自随人先见莫老好了。”说时，随手将桌上一张新写的大红名帖取藏身上。马琨见上写自己一人名字，便问何用，邱义答说：“此是另备名帖，乃是交与他家执帖人的。礼单另备，进时由我家下人持帖前领，须先到账房，随后进见，也由他们持帖领进，不与老弟一起了。天已不早，我们走吧。”马琨心中只有感激，自无话说。

二人随带礼物起身。莫家住在黄杨坝，相隔还有十来里路。地居山环之中，沿途松树成林，修篁夹道，风景甚是美妙。因莫老是乡邦重望，人又好善，这次一作整寿，几乎全县轰动。尤其当地乡风，每遇举办喜寿事，只稍微沾亲带故，多是扶老携幼，举家前往。何况莫老成名多年，知交各省都有，从前数日起，便是亲朋云集。当日又是暖寿预祝，人数越多，二人刚转上去莫家的路途，便见远近各地送礼祝寿的人，提盒抬筐，夹包捧盘，络绎不绝，直和朝香赶会一般。男女老幼，三三两两，十八为群，走的都是同一路向。前呼后应，笑语相和，所说也都是莫家拜寿的话，端的热闹非常。两三转折，走入黄杨坝山谷。只见谷旷土平，花树参列。右有高崖环峙，左有清溪映带。当中一条大路，由谷口起，两旁树上都悬有红灯，一眼望不到底：碧

树参差，花光掩映，益以风和日丽，气朗天清，衬得人人面上都笼着一团喜色。

马琨见莫家相隔尚遥，已有如此繁昌祥和气象，心方赞美，觉着邱义行稍落后，偶一回顾，瞥见邱义面有憎色，方欲问故，忽听邱义怒道：“那是莫老心爱最难得见的礼物，你们就如此大意！要损毁了怎好？还不快走！”马琨看礼物均在二人身后，邱义一名亲信从人名叫毕保的，刚由邱义身后跑来，接口说道：“回二爷的话，我已招呼他们仔细了。”邱义将头微点，怒容稍敛。马琨当是申斥从人，便未做理会。邱义又笑道：“莫老多年名望，果然与众不同。今天是他生平第一个好日子，见了我们，不知有多喜欢呢！”马琨随口应了，方想说明日才是正日，身侧不远适有一花子，因为抢路，和抬礼物的人争吵起来。

众人劝开以后，花子口中仍是不干不净地乱骂。马琨见那花子无理，想说两句，才一张口，便吃邱义摆手拦住，低声悄嘱道：“今日拜寿人多太乱，我们远客，知道谁与莫家亲疏远近？最好不要管人闲事。”马琨自是听从，便不再说，也没有问。那花子已自察觉，回顾二人一眼，自言自语冷笑道：“他娘的！不服气么？是好的，我们到了地头再算账。莫看老子要饭，一辈子光明正大，有什么难过，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找地方一刀一枪，你来一万人，也是老子一个人对付。断膀子，断脊梁骨，没个叫唤。鬼头鬼脑，要花巧做什么？既要做，又害怕，没的叫人笑掉下已。”

马琨明听花子所说为已和邱义而发，不禁怒起。无如邱义仍自说笑，装未听见。心想：邱义为人豪爽，决不受人凌辱，许为寿辰，不愿与下等人计较，在他家门附近惹事。

但是莫老今日这等大举，谷口应该有人延宾照料才对，似这样远地佳宾任受无赖花子恶气，也似于理不合。邱义如此，自己只得强忍过去。心中忿怒终是难消，未免对花子多看了几眼。见那花子年约四

旬上下，一件半长布衫，东一块补丁，西一条接缝，虽然七穿八孔，洗得却极干净。下身穿一条旧单裤，足蹬一双新草鞋。一手持着一根方节竹杖，打磨得又光又亮，竹色已然发红。另一手提着一个尺许长三两寸宽寸许来厚用红绳系扎的草纸包，看去很沉，不知何物。适才没留心他的面貌，仿佛冷笑时微露一口白牙。

照那口音和神情，好似雪地花子向莫家人情去的。平日伸手向人，一旦自居为客，所以见人发歪，气焰暴涨。正又好气又好笑。邱义见马琨注视，伸手一指，马琨这才看出那花子双手上俱留着极长指甲，手皮也不似寻常花子粗滥污秽。跟着又发现花子走路脚尖对直，起落甚轻，连那满口白牙都是异处，方忖：莫老交遍天下英雄，难道这花子竟是个异人么？邱义忽又用手示意，故作等候从人，将脚步放慢。那些抬礼物的也将挑担放向路旁歇息。

等花子向前去远不见，邱义说：“我找地方小解，老弟你去不去？”马琨知有话说，便答：“我也正想小解，一路去吧。”二人同到路侧林中无人之处，马琨笑问：“大哥是否为那花子？”邱义埋怨道：“你得罪人了！亏你还是名家子弟，几千里出门，连这样人都看不出。他究竟是什么花子？不是江洋大盗，也是成了名的人物。休看穿得破旧，他那纸包，至少也是两根大金条，弄巧还许是什宝物都说不定。他一手拿着极轻的竹杖，一手提着沉重的金铁之物，左右身和脚底，轻重一样，已是少见。最难是点尘不起，硬功夫不知道，重功轻功已好到了家。你会看不出深浅，还敢多事，真难为你。如不是我，你今天定闹大笑话无疑。适才我想了好一会，想起目前隐身在这一类的大人物只有两人。

一个年纪较长，貌相神情均与他不符，那不说了。此外还有一个，出名的奸刁狡猾，手辣心狠。但盼我猜得不对才好。如若是他，大苦头你不会吃，小笑话迟早总闹一个。你我一见如故，交深手足，万难

坐视。偏生这人在江湖上行辈甚高，尤其是在莫老家中，休说未必打得过他，就是对手，也不便和他为敌。何苦白丢这人？此去到了莫家，不遇那人便罢，如与对面，第一先以后辈之礼上前请教，任凭丧谤，只是忍受，拿礼把他拘住。这样一来，不特不会丢人，日后还有多少便宜照应，千万大意不得！”

马琨既信服邱义，安心结纳，又实看出那花子轻功绝伦，当作知己之交真诚待友，知无不言，忙谢指教，随问花子姓名。邱义道：“此人姓车，无人知他真名。江湖上都叫他神乞，与丐仙吕瑄、女铁丐花四姑，称为‘江湖三叫花’，独他不曾见过。我此时虽还不能十分拿定，照那方竹杖和长指甲，正和人说一样。你见他时，称姓也许犯忌，你只说：‘老前辈天上神仙，后辈肉眼凡胎，适才路遇，竟失拜见。现时方始想起，务望恕罪。’等他问你来历，再把令师钱老先生说出。如若投缘，当时便能得他好处；否则，日后多少也有一点照应。无如此人性情古怪，初见时越是爱你，越要故意欺凌辱骂。好在我已对你说明，只不还口罢了。莫家座上高人甚多，你能忍受，不但不算丢人，必还道你受了父师教益，有涵养，格外看得起你。须知越是有本领人才越谦和呢。”马琨诺诺连声。说完重又上路，杂在人群之中往前进发。

又行六七里，耳听笙管和鸣，锣鼓喧天，黄杨坝村场全景在望。那地方是一片盆地，三面环山，一面带水，当中绿野平畴。全村约有数十户人家，俱是莫家的亲友。当地产竹最富，粗逾碗口。屋宇多是竹木所建，瓦也竹瓦，上覆茅草。莫老生性爱洁，更喜周急济穷。房舍均极整洁高大，庭院宽敞。因是背山面水，地形长方，建时经莫老指点，都做一字儿向阳排开。门前留出大片广场，以充农隙习武取乐之用。田亩多在河的两岸，通以朱栏小桥，罗列着十多架水车水磨。河旁碧柳成荫，杂花丛生，景甚清丽。

莫家偏居村角，园林亭榭颇具匠心，因势利建，并无墙垣遮隔。

因是七旬大庆，到处张灯结彩，越发焕然一新。数千百株垂柳花树，全都挂起大小纱灯。大席棚搭了好几十座，戏台搭了四处，昆、戈、湘戏，随客所欲。两三顷大小的广场也成了宴饮之地，酒席似流水一般开上。全村男女老幼齐着新衣，帮同照料，人人欢笑，喜溢眉宇。那远近四方的贺客，直同过江之鲫，车马舆轿，肩挑背负，结队而来。单账房就设了十来处。来宾一到村口，先就有襟缀寿字彩条的知宾接待，问明来处，分别远近，领入账房交礼。取了回帖，无论亲疏，只是贺客，先由执事人道谢申歉，说主人年老失迎，引去安排食宿之地，请客稍息征尘。进了饮食，再定时往见主人。是近处亲友晚辈，无什要事的，都是当晚和明早随众公祝。如是慕名远来，或是久别老友，随到随见。一切俱有专人办理，井井有条。只管八方云集，人多热闹，一点也不显杂乱。休说马琨出世以来没闻见到这等世面，便邱义久跑江湖，自信已知莫家底细的人，也未想到这样周密，暗中好生惊奇。

按照预定，原是邱义先领从人交礼，马琨往见主人。经此一来，二人势须连络在一起。邱义和马琨又作耳语，说自己有事须求莫老，事前要和他亲信交换。这里执事人等多是新来，人多须按主规，不便令其更改。只可装作卑下一点，以马琨为主自居副手，如此方能有济。交礼时马琨未同往账房，本是深信，见知宾对客甚为谦和隆厚，受人优礼，自是好事。又想起陈业原说交礼即回，明早再往恭祝，沿途未遇他回，看莫家待客情形，分明到此受人款留，住宿宾馆。他这里好吃好玩，却把自己一人冷清清撇在客店相等，连派个人送信都没有。自己白白几千里随他跑冤枉路，事完回去，功劳和面子都是他的，实在令人难堪。难得遇见邱义这样好朋友，一文不费，白享现成，自己还居主体，哪找这好的事？邱义必是有求莫老，想走内线，托他身侧近人说话，惟恐一居正客之位，便有知宾陪侍，行动托人都不方便，所以如此。于己无伤，乐得趁这现成。等到拜寿时节，人前出面，使

陈业小狗吃上一惊，省他日后说嘴，也是好的。一路只往好处想，越想越高兴，加上莫家所有知宾，俱按客的来历路数因人而施，个个善于辞令，周到异常，一路陪着马琨说笑，也无心再作细想。邱义和一人始终肩随在马琨身侧，一言不发，穿着又极平常，那知宾也没和他说话周旋。久了马琨自觉不安，两次回望，邱义俱朝他使眼色禁止，只得罢了。莫家宾馆设在村后大片竹林之内，共是新建的数十所竹屋，间数大小不等。除女客宿居莫家外，男客无论远近亲疏，只有限几人家下榻花园，余均宿此。

马琨等已将到达，忽见一个少年由后跑来，唤那知宾道：“魏三大爷适看礼簿，说马客人乃神拳钱老先生高足，不是外人，命我传话，请引往花园水竹厅暂住。大约今晚，老人家还要单独亲见呢。”马琨闻言，愈觉当着邱义面有光辉，忙向来人和知宾逊谢，改道折回。来人随先跑去。马琨因来人不提邱义，心还恐他不快，偷眼一看，仍是神情自如，且有喜色。这才想起，邱义直似退居仆人地位，好生不解。因邱义又在摇手示意，料有原故，索性居之不疑，更不再觑邱义神色。折回半里多路，转入莫家园林。花园甚大，一半用竹篱隔断，款结女宾。马琨等所去之地是在前半，到处茂林修竹，花树溪流，数十处楼台亭谢，参差错落，掩映其间，形胜天然。园外那等喜喧热闹，园内却是清静静的，彩也未扎，只各山石林泉间点缀着一些红灯，越觉清丽脱俗。沿途也没遇见多人，七八转折以后，由一大石山侧转过，再听水声潺潺，面前忽然开爽，现出一片池塘。水源本是前面溪流，经过匠心布置，由地底用竹筒引水，从七八丈高的假山缺口倒挂下来，化成五六道大小飞瀑直注池中。池大约有十亩，高木垂柳环绕池边。对面一座竹制敞厅，厅前约有亩许平地，芳草芊绵，绿净无尘，厅侧厅后，修篁千竿，撑霄荫日，映得几案皆成碧色。

马琨等行抵厅前，便见先传话的少年，率领两名壮汉，挑了几床

铺盖走来，入厅陈设，随同知宾延客入内，笑道：“马兄暂屈这里下榻，厅房三明两暗，贵从人可住西里间，等一过餐点，略歇，小弟再来奉请。这两名仆人，一名吴新，一名陈禄，乃是派来伺候马兄的。白日随侍，夜来就住厅后小屋，如有使命，一呼即至，恕不奉陪了。”随命下人备水洗漱，自和知宾推忙告罪而去。马琨巴不得二人离开，好与邱义说话，洗漱之后，见二仆侍立不去，笑道：“主人作寿，二位管家想多受累，此时无事，可往后屋歇息吧。”陈禄哈哈笑道：“客人还没用点心呢！”

马琨见邱义自来，便和那从人在外闲立，洗漱也不和自己一起，明居仆位。人去以后，疑心渐起。见二仆遣不走，也装观赏风景，才走出厅，邱义已迎面走来，悄语道：“你可装着我的主人，有话少时再说。如不听话，必致两误。”匆匆说完，便装饮水，往厅走进。马琨未始不觉蹊跷，心终信着邱义，以为少时屏人，自会明言，姑且闷在心里。一会寿面肴点开进，邱义便即进房随侍，马琨心自难安。两下人偏守伺不离，看去执役甚谨，不能全数遣开。方愁无暇向邱义盘问底细，吴新忽自走开，邱义恰未在侧。

马琨见只剩陈禄一人，忙对他道：“陈管家，我还有一个同伴在屋里。原定今晚回去，明早再来与老太爷拜寿，不想主人情重，款留在此，不便推谢。意欲请你辛苦一趟，着一闲人与我带个话回去，说我在下榻，叫他不必等我，如愿来也可以。”陈禄便问同来尊客的名姓，马琨只说姓陈，住在福来店里，一问便知。陈禄随即应声走去。马琨见他送出时隐有笑容，也未在意。陈禄刚到门侧，正遇邱义走入，便笑道：“贵主人命我有事，敝同伴解手去了。烦劳这位大哥偏劳片刻，我去说完了话就来。”说罢，不俟邱义答言，径自含笑点首走去，邱义遥瞪了马琨一眼，近前作色道：“我自有事，老弟你想法把人调开，是不相信我么？”

马琨急得脸涨通红，答道：“小弟承大哥萍水相交如此厚爱，焉有